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

杨剑龙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

杨剑龙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杨剑龙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8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 20 辑)
ISBN 978-7-80678-905-6

I. 论… II. 杨… III. 论语派—小品文—文学研究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3986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

杨剑龙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905-6/I·192
定 价 46.00 元

序

王纪人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既是个流派纷呈的百花园，也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这里说的战场，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战线的反帝反封建，也包括了文学界内部的纷争。在争论的白热化阶段，往往是把对方推到敌对阵营里去予以大肆挞伐的。例如创造社和太阳社曾攻击鲁迅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 Fascite(法西斯蒂)”。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由于提倡写表现性灵的幽默的小品文，遭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夹击，而且不幸的是，其中包括鲁迅的批判。虽然鲁迅的批判主要出于对小品文功能的不同理解，是以“匕首”和“投枪”来反对“小摆设”，算不上多么地上纲上线。但既然是被鲁迅批过，在后来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许多研究者的眼里，自然成了反动派、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论语派也就成了反动的文学派别了。其实这种推论是非常武断的，如果鲁迅活着，也是不会认同的。这种情况现在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观，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是非和公案已经得到了逐步的澄清，其中包括了对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重新评价。

杨剑龙的《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翻案文章,而是一部对论语派及其小品文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立体研究的学术专著。它用几近实证的方式发掘和引证了大量的材料,复原事实的真相,重现了历史的现场。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叙述和分析中,充分显示了论语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开创了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流派,与此同时,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小品文也不乏对官场政治病的揭露,对国民性的探讨和对社会世相的针砭。所以在实际创作中他们是激进与闲适并行的;在“超政治”的口号下,他们也不乏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愫和执着的社会正义感。据此,作者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影响中考察论语派的文化立场和身份定位。他们在跨文化的交集中选择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执着于自由的坚守和个体的独立。在文学的传承中他们选择英国式的幽默,也选择了传统文论中的“言志”而非“载道”。这样的立场和文化选择,显然不同于当时启蒙主义、工具理性和载道派的价值取向,所以引起争论也就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该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审视这段历史,肯定各种流派在多元文化中的独特性和独立的文化选择与审美取向。虽然它们各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却构成了一种互补共生的格局。消灭了哪一方,都会损害文学和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我个人是倾向于采用文化史或文学史上这种生态平衡的视角的。

这本专著不仅深入细致、入情入理地分析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探寻其在中西文化冲撞和现代历史语境中思想演变的心路历程,而且对《论语》半月刊的编辑理念、办刊始末、作者群(林语堂、邵洵美、俞平伯、郁达夫、老舍等)、幽默小品以及漫画均作了全面的研究,从而成为论语派研究中一部相当完备也相当扎实的学术著作。其开拓性和原创性都是显而易

见的。

杨剑龙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不少,《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更以其扎实剀切而使我获益匪浅。因此我很高兴为之作序,并祝愿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走得远更宽广。

2007年12月1日于沪西寓所

目 录

序	王纪人 1
绪论	1
第一章 幽默与闲适：小品创作热潮的兴盛	6
第一节 “王纲解纽的时代”	8
第二节 “由神感可进而言性灵”	12
第三节 “绝对的自由主义者”	16
第二章 牢骚与幽情：论语派小品文创作论	20
第一节 针砭不抵抗政策专制统治	22
第二节 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25
第三节 对官场政治病的揭露	27
第四节 对社会世相的针砭	30
第五节 闲情逸致的抒写	32

第三章 讪而不虐：论语派小品文幽默风格论	38
第一节 庄谐并出的立意	38
第二节 新颖理智的妙语	45
第三节 自然冲淡的韵味	50
第四章 娓语闲谈：论语派小品文的闲适笔调论	56
第一节 自然亲切的闲谈语气	57
第二节 平和舒徐的叙述节奏	60
第三节 清顺自然的口语化句法	63
第五章 论语派与东西方文化	68
第一节 个人主体自由与消极自由者	68
第二节 在“传统”中发现“现代”	82
第三节 对西方文化的取舍	92
第四节 论语派的人生哲学	103
第六章 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	118
第一节 在个人自由与文化启蒙的语境中	118
第二节 在失落中重拾西方与本土文化	142
第三节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的小品文	166

第七章 论语派其他作家论	195
第一节 邵洵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	196
第二节 俞平伯的小品文创作	217
第三节 郁达夫、老舍的小品文创作	224
第四节 “时常有新的作家在本刊发现”	233
 第八章 《论语》杂志的编辑理念与实践	245
第一节 《论语》的基本面貌	245
第二节 《论语》的编辑理念	261
第三节 《论语》的漫画创作	297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19

绪 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论语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1932年9月创刊的《论语》成为论语派形成的标志,与1934年4月创刊的《人间世》、1935年9月创刊的《宇宙风》一起,形成了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的热潮。由于论语派当年受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人的批评,由于在文学批评中阶级斗争的视角,由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评判标准,长期以来论语派往往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位。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被当作反动文人受到挞伐,论语派甚至被视为反动文学派别,^{〔1〕}将论语派视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与论语派文人的文化立场与创作实际完全相悖。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偏颇的文学观念的反省,随着对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随着对林语堂等作家研究的拓展,论语派的研究逐渐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许多有关的研究论文,对论语派的性质与贡献做了重新评价,在对于论语派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入中,探究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的关联,分析论语派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1〕 林志浩批判论语派“以鸦片烟式的作品来麻醉、腐蚀青年和一般读者,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见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4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语派作家的文化情致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的色彩,林语堂所说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道出了论语派作家的某些特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作家,既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濡染,又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成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追求。林语堂所受到的基督教家庭的环境、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哈佛大学文学系的学习、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学习等,使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理论、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思想、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都对林语堂产生了影响。邵洵美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法国画院学过绘画,对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派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醉心于唯美派的诗歌。章克标曾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他受到日本文坛流行的西方唯美主义和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萌生了对这种充满世纪末色彩作品的爱好,后来他一直模仿波德莱尔、王尔德、魏尔伦等的作品。李青崖曾在比利时留学时期精心钻研法国文学,后来他一直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徐訏受到康德、柏格森的哲学、弗洛伊德、容格的心理学的影响,钟情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论语派作家又努力从中国传统中发现现代,林语堂将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入理的“人文主义”,他受到老庄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影响,他认同佛家的悲天悯人的思想,他推崇袁中郎的性灵说。邵洵美从小受中国古诗词的熏陶,热衷于《诗经》、《唐诗三百首》,他曾潜心研究孔子的诗论,发表《孔子论诗》一文。章克标自小喜读闲书,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笑林广记》、《史记》等书籍,他喜欢这类不代圣贤立言的

书,它们没有庙堂气、宫殿气以及闺阁气。徐訏十六岁前就读了《野叟曝言》、《红楼梦》、《西厢记》,并深受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影响。

论语派作家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濡染中,形成了他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情致。他们执着于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坚守,执着于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反对与抗拒对于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压制。他们注重现世的日常生活,以审美的眼光对待人生,在不偏不倚的中庸处世方式中,强调人生的艺术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他们反对与抗拒统治者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不满与针砭左翼作家控制文坛的霸权。在人生艺术化的追求中,他们欣赏生活的闲适,注重小品文幽默的情趣,强调超政治的性灵,在难以解开的矛盾中表达出论语派作家的执着追求。

二

论语派虽然是一些趣味相投文化人的聚合,虽然论语派已经成为历史,回溯历史我们看到了论语派的重要意义。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语派,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中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和价值。30年代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与右翼知识分子成为文坛的两种力量,前者代表着革命、进步,后者代表着反动、倒退,在左翼作家成为新中国统治者队伍中的一部分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被置于与右翼知识分子同样被否定遭批判的地位,思想改造与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为首当其冲的群体。虽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态度激进姿态,但是他们坚守个体独立与自由立场,与“五四”精神是吻合的,他们对于压制个体自由的批判与反抗,呈现出知识分子执着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虽然,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他们呈现出明哲保身“不想杀身以成仁”的姿态,但是他们在总体上仍然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愫、执着的社会正义感。

与 30 年代文学的政治性概念化相比较,论语派提倡文学的性灵说,强调文学抒写真性情,注重文学应该表现作家的独特个性,有着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自 1928 年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后,在阶级性的强调中,文学的群体性得到了强调,至 30 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在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概念化口号式缺乏个性的创作,论语派提倡的性灵文学虽然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但是对于文学真情的倡导、对于文学个性的强调,多少使文学改变了政治工具的色彩、突出了文学的特性。

论语派作家注重现世的日常生活,并将日常琐事的叙写蕴涵着文化的内蕴,强调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的态度,虽然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却更具有有一种生活的真实感,在他们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中透露出他们独特的文化情趣,在生活艺术化的追求中呈现出高雅的生活品位。

论语派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不仅具有文化立场的价值,也具有文学精神的意义。

三

将论语派的小品文创作置于中国现代散文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论语派小品文创作的独特意义。

论语派的小品文呈现出独特的社会批判立场。虽然,人们常常更多地从幽默闲适评说论语派的小品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语派作家,仍然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执着的批判精神,他们或针砭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和文化专制,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或揭露官场的政治病,或针砭社会种种不良世相,显示出论语派作家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于民族未来的思考。

论语派的小品文创作呈现出幽默闲适的追求。论语派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创作,在 30 年代文坛兴起了幽默闲适小品文创作的热潮,虽然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仅仅是论语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中的一部分,但是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与创作,拓展了将文学一味看作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追求,而在注重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中,也强调文学创作的抒写性灵净化灵魂的作用,使现代小品文创作更加丰富多元。

论语派的小品文创作拓展了娓语絮谈的笔调。中国现代散文自“五四”以后逐渐形成了载道与言志两种倾向,鲁迅的散文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载道的色彩,周作人冲淡平和的散文洋溢着言志的意味。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中,鲁迅式的载道散文更多地得到了肯定,而周作人式的言志散文更多地受到了忽视甚至否定。论语派针砭时弊的小品文延续了鲁迅载道散文的传统,闲适幽默的小品文延续了周作人言志散文的风格,并拓展了周作人娓语絮谈的笔调。

论语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他们在东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独特的文化情致,构成了他们独特的人生哲学、文化追求、审美态度,也形成了论语派小品文创作的独特内蕴与风格。

第一章

幽默与闲适： 小品创作热潮的兴盛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品文创作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们先后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专门刊载小品文的刊物，推崇创作的性灵，提倡写以自我为中心的幽默闲适小品文，造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声势。^{〔1〕}在这几个刊物的影响下，《逸风》、《天地人》、《西风》、《谈风》、《文饭小品》等刊载小品文的杂志纷纷问世，将小品文创作的热潮继续推进下去。由于林语堂在提倡小品文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论语》在小品文创作热潮中的突出影响，人们将 30 年代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创作群体称为“论语派”，其中林语堂、邵洵美、陶康德、李青崖、章克标、徐訏、老向、姚颖、俞平伯、郁达夫、老舍等人为中坚。

1947 年，邵洵美发表了《论语简史》一文，该文简洁地回溯了《论语》的创办与发展的历史。他说：

〔1〕 鲁迅：《一思而行》，见《花边文学》。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此后林语堂先生又与徐訏先生合编《人间世》，接着又与陶亢德合作《宇宙风》，为了外来的稿件不易分开，于是只得与《论语》脱离。我们便请郁达夫先生来继任编辑。不久郁达夫先生到福建去做官了，便由洵美约请林达祖先生合编。抗战军兴，时局紧张，政府的精神已完全两样，百姓的感情也已极度改变，我们便决定把《论语》停刊。

胜利以后，感到还应有像《论语》这样一种刊物，于是决计复刊。这时洵美正远去美洲，遂由我的老婆作主，去邀请一般《论语》老友来共商大计，并聘请李青崖先生编辑。所以复刊的工作完全是李青崖先生的大力，大家用尽方法，向各处打听《论语》老友的踪迹，一个个分头联络，《论语》便再生了。

这时李青崖先生同时担任京沪几个大学的课程，实在忙不过来。洵美于十二月回国，李青崖先生便坚请辞职，洵美只得暂代编辑，并仍约旧友林达祖先生一同帮忙。这是《论语》自创刊到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历史。^{〔1〕}

论语派的创作受到以鲁迅为主的左翼阵营的反对与批评，鲁迅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从讽刺到幽默》、《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评，1934年茅盾发表了《关于小品文》，

〔1〕 邵洵美：《论语简史》，《论语》第142期。

1935年《太白》杂志发表了周木斋的《小品文杂说》、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洪为法的《我对于小品文的偏见》等文，都对于论语派的闲适幽默小品文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左翼作家们认为论语派的幽默文学脱离了社会的斗争，其实质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1〕

1934年，站在南京政府立场上的“微风文艺社”，却也将林语堂视为与鲁迅同类作家予以反对，他们在7月26日的《申报》上刊文声讨鲁迅、林语堂：“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警告鲁迅及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30年代中期，论语派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不满与反对。

1924年5月和6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先后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主张将英语的 Humour 一词翻译为“幽默”，并倡导说：“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也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响应，至《论语》创刊后，林语堂提倡幽默小品文，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与批评，如何看待论语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滥觞与兴盛？

第一节 “王纲解纽的时代”

论语派幽默闲适小品的出现与30年代混乱的社会境况相关。1934年钱杏邨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林语堂小品序》中谈到幽默文

〔1〕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南腔北调集》。